

三十年前,亦即1983年,江苏省拉开了自学考试的大幕。在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的我正求学无门,便报名参加了学习。

那时从部队到地方,都掀起了一股补习文化的热潮。我在宣传科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文化教育。在此前一年,部队办起了干部文化补习班,对在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进行回炉学习,然后重新颁发文凭。当时国家教育部门明确,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其学历一律不予承认。于是,我便先后当起了初高中补习班的班主任。在陪伴这些干部们学习的同时,我这个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越发感到自己捉襟见肘。尽管我自己一直没有放松学习,但总是漫无目标。回炉我不愿意,也没太大意义,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无路可走,因为我已经错过了高考的机会。

应运而生的自考为我及所有的求学者打开了既可以学到知识,又可以获得更高文凭的大门。在有无数路径可以学习并可拿到文凭的今天,人们是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激动不已的心情的。

部队当时对自考非常重视,不仅为大家报名,订阅了教材,而且每次听课都派车接送。我这个文化干事,便又成了自考的组织者。每次到军区政治部礼堂听讲座,我都要带上录音机,录下授课老师的辅导,回来后翻录给各单位。相比较远在省城之外其他地方的自学者,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教材的编写者,后来也是考题的命题者,课后我们还有机会和他们面对面交流。自考第一年,开设了哲学和党史两门课程。哲学教材的编写者是南大的包玉娥老师。我们的辅导课,都是她讲授,所有的辅导材料,也是出自于她之手。当时录音机还很稀有,我们宣传科就有三台,而且还有一台是双卡的。所有的辅导录音,可在一台机子上翻录。因为有事不能听课的,可将磁带带回去补听。虽然有了这些充裕的条件,但大家的学习都很刻苦,因为每个人的基础都很差。特别是哲学,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存在决定意识”“否定之否定”,觉得非常晦涩,犹如读书一般。

我那时虽已成家,但和妻分居两地,因此星期天基本上都蜗在宿舍里看书。一方面,当时的我始终对未能上大学感到遗憾,提干后自学一直抓得很紧,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另一方面,我作为政治部最年轻的干事,又是自考的组织者,如果我考试未能通过,那就会被人笑话。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哲学,课本磁带我反复看、反复听。党史则因为我的历史基础比较好,所以除了听课基本上就不看。我们的部队就在市区,但在几个月里我很少出去玩。现在回忆起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是

三十年前的自考

□ 朱震

贪玩的时候,当时的毅力还是十分了得的。我们的副科长姓公,是文革前高中毕业生,他的基础比较好,经常到我宿舍来和我交流。但他特喜欢下围棋,每次来都要我陪他杀两盘。他的水平比较臭,但又好胜。我是惜时如金,若老赢他,他非得接着下。后来我每次赢他后,接着的一盘硬卖个破绽,让他赢一把。等他走后,不管多晚,我是一定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底考试,我两门课都得了八十多分,哲学竟然考了八十七分。公副科长更是厉害,他的成绩在全省自考生中都名列前茅。我们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同志”,平时我就常见他偷偷地在办公室看书。考试那天,他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把重点又看了一遍,临阵磨枪果然有用,结果两门课都考了六十分,成为最幸运的考生。

第二年,我因有机会上全日制大学而结束了我的自考生涯。我的好多战友都在两年或三年后拿到了自考大专文凭,许多人都成为江苏省第一批自考大专和本科毕业生,他的那位副科长更是跻身全省首批自考大专毕业生前十名,奖品是一套《辞海》。当然,历经磨难的人也不少。第一年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的司令部的一位参谋,考试前压力太大,每天晚上都失眠,以至于头发日渐稀少,到考试前几乎全秃了。最悲催的是两门都没通过,一头乌发,竟没换来两张单科文凭。另外一位战友从部队调到地方,已有十门过关,但另有两门愣是屡考不过。他一怒之下,放弃了自考。好在那时已有其他路径可走,他另起炉灶,最终也拿到了大专文凭。

自学考试,如影随形的是孤独和坚守。别人放歌纵酒,你在灯下阅读;朋友花前月下,你却独上高楼。虽然我只参加了短短的半年自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在诸多考试中,自考恐怕是最严格,最认真的了。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的学习和获得文凭,自考者付出的要多,得到的知识也更扎实。所以,我一直对参加自考的人心怀敬意。特别是在今天有更轻松的办法获得文凭的情况下,仍有一些人在坚守着孤独和执着,在自考的大海里搏击。这些人更是了不起!

磨练自己的意志,证明自己的实力。我想这就是自考的真正价值!

聆听岁月的絮语,触摸落叶的情怀,看天空的云一朵一朵飘过,投下一段又一段影子。走过季节的转角,看时光深处的暖,轻轻地划过。一直坚信,生命的色彩是靠自己调节,是靠自己来把握。那些怀想,念与不念,想与不想,都会在心里底里存着。忙碌的心,将所有的疲惫和倦怠都交给这微微的自然,让它们从了我的心,迷了我的意,舒缓了我激昂的生活步履。

一年又一年,在这个只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日子里,且听风吟,看一场又一场花事,在季节更替里循环,散落。一些情愫,在落叶里翻飞,来不及轻握,已渐无痕。那些留在岁月的剪影里,有我欣赏的人,有欣赏我的人,有相伴一段旅程的,有共度一段考验的,有走过一段温暖时光的。感谢有你们,年华,依风而过,掌心的记忆,写满了你们给的暖,点点滴滴,了然于心。

岁月承载着不老的光阴渐行渐远,沿途走过风景织成心底最美的牵绊,那些物是人非的过往,终是文字砌成的一纸馨香。这倾世的烟火,留在晚秋的风中,缱绻成墨。静守纤尘,将内心的丰盈,安放在平淡安静的日子里,以文字的温婉,守一窗岁月静美,在流年里许一场清欢,于浅笑嫣然处,温暖天涯。

当我到家时,妈已将一大盘正冒着热气的菱角放在桌子中央。此时上午十点左右,还没到午饭时候。妈见着我,忙丢下手里的活,来到我身边,替我整理带回来的杂物,一边催我去吃菱角:“刚出锅的,鲜着呢!”

望着桌上菱角的热气袅袅,经不住诱惑,丢下手中东西,搓搓手来到桌旁吃了起来。这菱角真饱满,白如玉的菱角粉嘟嘟的,很有嚼劲。边吃边道:“妈,这菱角不错,我已几年没吃到这样的了,在哪买的呀?”一旁的妈听了乐着:“真的?今天早上在桥头买的,买的不多,就这么多。好吃你就多吃点。”就这样,我一边享受着菱角,一边与在收拾东西的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当妈收拾完后,菱角也快被我消灭一小半了。我打着饱嗝叫:“妈,好了,你也尝尝这菱角吧,真的不错呢!”“真想,这会儿妈洗好手径直拿起身旁的豆角拣了起来,边拣边对我说:“好吃就全给你吃,我不吃。”我说:“干嘛呀,看我都吃饱了,我可吃不下这么多。”说着来到妈的身旁,也拣起豆角。妈抬头看看我,笑了笑:“你吃去,难得能吃到这样好的菱角,吃不掉就带回去。”阳光下,满是皱纹的妈的脸,鬓角的几缕白发,那皮皱皱的双手,还真是记不起来妈何时这个样子的,心一下就被刺痛。想想平日里,妈一人既要种地,还要去服侍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每次回来我们都劝她别这样辛苦了,但她却总是说,放心吧,你们过好日子

老家的院子里,西边有一株葡萄,南头还有一株金桂。它们都适时开花,先后在夏秋季节里,无私地奉献出它们美的全部。这两棵树都是我喜欢的,如果硬要我再做个选择的话,老实说,我对桂花更青睐。

桂花树,它既不像梧桐那么挺拔,也不像黄杨那样矮小,既不像杨柳那么婀娜,也不像樟树那么硕大。它亭亭玉立,枝繁叶茂,常年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绵绵的春雨会像发乳一样均匀地涂抹在桂花树上,那片儿儿,油油的,亮亮的。如果静下心来,你一定会发觉桂花树潇洒地抖掉几片枯叶,同时长出一些新芽,甚至能够听得到这时桂花树舒展开它的嫩叶在蒙蒙细雨中欢笑着的声音。那嫣红的新生的叶片,就像新生的婴儿的脸庞那样红润。

当初栽种桂花树的时候,女儿才蹒跚学步。看到我忙碌着,她也走过来。我挥锹刨坑,她也要锹挖地。见她小小的年纪那样勤劳,一边洗衣服的妻子自然喜上眉梢,找来小铲子让她学着弄。刨好了坑,我便从鸡窝里掏出鸡粪准备下到坑里去。女儿也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地铲,全然不顾鸡粪的臭味。看到女儿像模像样地劳作的样子,弄得满手鸡粪,我笑着打趣道:“哈哈,娟子,鸡粪香不香啊?”

她噘着小嘴巴:“鸡粪难闻死了。”说着说着,还“呸呸”地吐着唾沫。看着女儿搞笑的样子,我和妻子开心极了。

刨好了坑,施足了肥,我准备把从街上买回来的连理的桂花树苗下到坑里去,女儿也过来帮忙。妻子叫着:“娟子,别忙了,让爸爸快点栽吧。”兴致正浓的孩子哪里能听得进呢?我抓着桂花树的一个枝干,她忙抓着另一个,快要放到坑里去的时候,她被绊了一跤,“咔嚓”一声,她抓的那枝杆折断了。见此情景,女儿吓得“哇哇”大哭。见女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很生气地训斥着:“叫你不弄,你偏不听,现在好了,树折了。走一边去。”妻子见我发火,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来,抱起女儿,看看孩子没有擦着碰着着什么,便笑着逗女儿开心:“乖乖,别哭了。你看桂花树受伤了,也没哭,宝宝,要学桂花树,做一个勇敢的听话的孩子哦。”

看到自己跑了几个街头才买到的十分喜爱的树苗被折了一个枝干,我着实心疼。不过,既然断了,再懊悔也没用了。我便找来剪刀,修剪去折断的余部,小心翼翼地把那受伤了的树苗下到坑里,培好土,浇上水,又找来红砖在桂花树下砌好一个方池,一是防止泥土在雨天里流失,二是建个花坛装饰下桂花的新家,也算是对遭到摧残的这幼小生命的一种呵护吧。

妻子给女儿抹去了眼泪,洗了手,对女儿说:“娟子,去看看爸爸栽下的桂花吧,你们俩比一比,看谁高,看谁今后长得快。”

听到妈妈的话,女儿又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要与桂花树比高低。

我把她拉到树前,让她面对树苗,比划着。女儿看到桂花树比她高出两三指,嘻嘻地笑着:“桂花比我高,我叫它哥哥吧。”

我和妻子听了,乐得肚子疼。我笑着对女儿说:“好。娟子很懂事,有礼貌。下次你不能掰它、折它啊。桂花哥哥高兴的时候,会陪着你一块长大的。”

“嗯,爸爸,我记住你的话了。”女儿一本正经地说着,俨然一种誓言,一种承诺,一种责任。

此后的日子里,院子里的这株桂花树无忧无虑地生长着。阳光的朗照,和风的轻抚,时雨的润泽,沃土的滋

不敢表扬

□ 陈惠萍

就行了。她的日子她知道该咋过,忙着,这日子过得才快,生活才有盼头,就当锻炼身体的。也罢,每次回来看着她精神百倍忙前忙后,我们也只能在临走时悄悄给她丢下一些钱,也知道这钱她是一分不会动,下次回来她会悄悄塞在我们的包底,但这样的前功尽弃我们仍在继续。有什么法子呢?这样做,最少可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丝安慰。

晚上,与妈睡在一起,妈翻出姐为她做的一套新睡衣给我穿,正好合身。忍不住道:“妈,这套睡衣你怎么不穿,面料挺舒服的,现在这秋季,穿着睡觉不错。”妈坐在床上瞧着我:“是不错。我有呢,身上这套才穿两季,没坏呢。这套你喜欢就带回去穿吧。”我忙摇头:“你自己穿,换着穿,别老穿身上这套,看看颜色都快掉光了。别舍不得穿,下次我再给你做一套。我自己有呢!”妈听了笑笑。月光透过窗户,跳进房间,随着窗外的桂花树的枝叶不时地摸摸这,又去摸摸那。在妈的轻言细语声中,我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当我到家收拾包时,却见昨天我未吃完的菱角装在饭盒里被两层保鲜袋包着,还有昨晚穿的那套睡衣,叠得方方正正放在一个纸袋里。泪一下就模糊了我的眼,要知道,在我离开妈家时,我是将包翻了一下的呀,妈是何时将这些被我表扬了的东西放在我的包里的呀?想想妈放时的小心翼翼,我的泪怎么也止不住了。

丹桂飘香

□ 杨国华

养,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桂花树不但长高了五六十分,而且树冠也像蘑菇般蓬展开来。又过了一年两年,这株桂花,居然长到跟院墙一样高了。

一个初秋的早晨,我们一家三口在院子的中间,围桌而坐,吃饭闲聊。女儿突然说:“爸爸,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做了什么梦?”我饶有兴致地问。

“我梦到我们的桂花树开花了。一阵风吹来,树上的花儿,全都落到了地面,乳黄乳黄的,像被子一样裹着我。好香好美的。正当我准备叫你们来看的时候,花儿不见了。我抬起头看树上,地上的花儿又都开到了树上。”

“是吗?我怎么不见树上有花啊?”

我和女儿说笑着,逗趣着。

听到我们的说笑,妻子心急,捧着饭碗,走到树边,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一粒花的影子。

见妻子寻花的慈祥,我笑着对妻子说:“你也做梦了吧?现在在什么时候啊?桂花能开吗?”

“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在我妻子说笑的时候,女儿哼起了稚嫩的歌声。其实女儿就会这么一句。我问她你怎么会唱的?女儿说,那天跟妈妈学的。见女儿如是说,我的心头也馨香极了,仿佛满树的桂花真的开了,开了在我的心田里,开了在女儿的面庞上,开了在妻子的笑靥中。

月近中秋,天清气爽。一天夜里,一缕缕芬香弥漫在整个房间里。我在睡梦中以为是妻子昨晚为女儿洗脸擦香的时候忘记盖上儿童霜的瓶塞的。我起床,打开电灯,见瓶儿盖着,而香气是从牙着的窗户飘进来的。于是,我想到,可能是院子的桂花开了。我连忙披上衣服,打开大门,揆亮手电,径直地来到桂花树下,在皎洁的月光下,油油的叶缝里,星星点点地缀着黄花儿,香气馥郁,沁人肺腑。我赶忙折回房间,睡醒了酣睡的妻子,告诉她桂花开放的喜讯。睡梦中的妻子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让我陪着她到树下看看。她看着,闻着,转着,喜不自胜。她还折下一支,带到了房间里,笑咪咪地摆放在熟睡中的女儿的床头。

翌日,我早早地钻出了被窝,洒扫庭除,绕树三匝,想到左右邻居一会儿会闻香而至来串门,心里真的比吃了桂花糕还甜蜜。

果不其然,早饭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来了。看到满树绿叶里,点缀着金黄的细小的花儿,更有那浓郁的芳香就像从仙人的宝瓶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在芳香中有丝丝缕缕的甜意。大家置身其间,就仿佛来到了一个仙乐飘飘的梦境里,享受着,陶醉着,赞美着。

“这花儿,刚开放,过两天,会更多更大更美更香的。”

“是的。到时候会满树都是花,满树都生香的。”

“那个时候,把桂花摘下来,晒干,或者用白砂糖腌起来,泡茶或者做包馅,那一定是美味佳肴。”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笑着。有个年轻的妈妈,走到树前,在征得我们同意后,折了一个枝头,说插到自家的花瓶里,天天能看着,时时能闻着。

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床的女儿钻到人群中,急急地阻止说:“你不能摘,桂花哥哥会疼的。”

睡意朦胧的女儿奶声奶气的话,又引来大家一阵朗朗的笑声。

现在老屋没了。但每每回忆起在老屋的生活,眼前总浮现出桂花那婆婆的影子,似乎呼吸到桂花那浓郁的芳香。

时光清浅,温暖如歌

□ 栾文静

午后阳光在栏杆上游走,日暖微熏。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奶茶味道,有些慵懒。案上的书卷,透过阳光,有些泛黄。掩卷起身,将目光移向窗外。十月的天空,依旧是蔚蓝明净;十月的阳光,依旧是丰沛灿烂。只是,有些事物,逐渐演变;有些故事,缓慢收场。小径铺满了凋零的梧桐叶,树木消瘦,叶子却是漂亮的。梧桐林尽染的美丽和诗意。这样的晚秋,时间如同手中的沙,滤掉的是平淡无奇,留下的是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人与事,在绵密的掌纹里,自手边穿梭而过。是的,时光的沙漏总有漏尽的时候,只是因为我们的倾注得太多,才会成为一次没有尽头的回眸。

文游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